



美的情愫

Mei De Qingsu

〔日〕东山魁夷著
唐月梅译

彩色版

美的情愫

Mei De Qingsu

〔日〕东山魁夷 著
唐月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的情愫 / (日)东山魁夷著；唐月梅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309-05323-4

I . 美… II . ①东… ②唐… III . 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2869号

美的情愫

东山魁夷 著

出版发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装帧设计 **Melt**灵动视线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19千

版 次 2008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100

书 号 ISBN 978-7-309-05323-4/I · 373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东山魁夷(1908—1999)，日本著名画家。193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34年留学德国。历任日本画院展审查员、常务理事长、顾问等职。他在创作上，吸收了许多西方绘画的特点，又不断探索日本的美，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风格，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对人生的强烈情感。代表作有《春晓》，曾由日本政府赠送给毛泽东主席；他的《京洛四季组画》、《唐招提寺壁画》等也是传世名作。他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探索日本的美》、《与风景对话》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美文。

译者简介

唐月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翻译家，日本文学研究专家。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人美的意识》等，译作有《春雪》、《古都》等。

责任编辑：宋文涛

装帧设计：Melis 灵动视线·严 潇

Tel:010-85983452

支持网站： www.pfylbook.cn



美的情愫

● 导言

● 东山魁夷之美在淡雅与静寂

● 1

导 言

东山魁夷之美在淡雅与静寂

东山魁夷是著名的日本风景画家，也是著名的散文随笔家。他的绘画和散文既反映民族的审美情愫，又具有现代的文学艺术风格。他孜孜不倦地在文艺领域，探索着日本的美、东方的美。

作为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创作上，从运用西方色彩开始，吸收了许多西方画的特色，同时又不断地探索日本的美，创作出许多反映日本民族特色的作品。他是日本风景画家，他热爱大自然，尤其倾心日本的大自然——海和山；他观山与海，寻找大自然的生命，仿佛切身感受到它们的气息和搏动，深刻地把握自然，直观对象的生命。他的画，是大自然的艺术再现，他从画北欧的森林写生画开始，到画京洛四季的风光，然后将精力集中在日本古老文化的故乡奈良，汲取精神力量，创作唐招提寺隔扇壁画，继而又涉猎中国水墨画的世界，画了许多美的中国自然风景，为日本绘画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东山魁夷先生的散文创作有《探索日本的美》、《与风景对



↑东山魁夷夫妇与译者

话》、《听泉》、《我遍历的山河》、《我的窗》、《白夜之旅》、《德国纪行》、《北欧纪行》、《中国纪行——水墨画的世界》等。他的散文如其画，很美，也很有日本色彩。他作画著文求美之心，体现在他对日本民族的性格、日本美学的渊源及其特质，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判性的思考。他从憧憬西方绘画开始，最后在东西方绘画和画论的比较中，表现出一种对日本古典传统的向往，一种对日本风景的倾心，一种对日本美的爱心。他探索日本美的方法之一，是通过体验与日本文化素质迥异的西方文化，并与之进行比较，同时通过东方和西方绘画的精神、形式、色彩异同的感受，来进一步认识日本和日本文化，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捕捉日本的美，并在东西方文化的接合点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东山魁夷本人在散文《水墨画的世界》一文中就说过：



我体内本来就存在着对立要素的两个世界，说也奇怪，这两个世界竟能维持着紧密的关系及至现在。在许多情况下，对任何人来说，也许这都不是什么特别珍奇的。然而，却决定了我所走的道路。由此看来，也可以认为它有点异乎寻常。我体内经常反复地出现感觉的世界与精神的世界的对立和融合，我觉得由此而产生的紧张，就成了我进行创作活动的原动力。

这正是东山魁夷探索日本美的出发点。东山魁夷探索日本美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深刻体验“对立要素的两个世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捕捉日本的美。也就是说，东山的求美之心，是建立在对乡土炽热的爱，以及对东西方亲切的感情的基础上的。他在选择汲取对方艺术精华的时候，首先他强调的是明确地把握住日本，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将其根植在日本的土壤上。在散文《心镜》一文中，他就强调生育他的“濑户内海的这片土地、山和海的夏日风景，是平凡的，然而却是洁净而清澈的，传递着生命的根本……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拯救，而且直到后来还深深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我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之一。这是千真万确的。”

正是这种“生命的根本”和“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保证了东山接受外来绘画的影响，而不失日本画的特质，他的创作始终不渝地坚持日本传统的主体，不仅感受传统日本画的技术性的东



西，而且挖掘日本人传统精神的根源，特别是感受其痛苦与悲哀，以人生为主轴来思考问题，将传统艺术的精神性与现代艺术的世界性相结合，并取得了成功，从而创造出一种既是传统又是现代的新艺术。简单地说，其成功的秘密在于他始终保持着“大和魂”、“大和之美”，即始终怀着一颗对日本美的爱心，一颗炽热的日本心。日本文艺评论家吉村贞司在与东山魁夷对谈东山的艺术道路时，就概括地说：“对艺术家来说，倘使安于全盘继承日本画，一定会被时代所遗弃，这无异于死亡。反之，倘使全盘吸收西洋画，一定会全然失去作为日本画的特质。过分冒进不行，过分保守也不行。我想：日本画家必须背着十字架来创造自己的艺术。”

东山魁夷以画风景画见长。他作画，不仅把握自然风景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握其根源的生命。他把自然风景看作生命的整体，自己也包含其中。他感觉到自己的心与自然的心是相通的，是无间地融合在一起的。他对自然风景的观察，不仅停留在表面上，而且达到了相当深的心灵交融的地步。即他通过自己的眼睛获得了心灵的感知，将对自然的感动作为其创作的感情基础，从而发现美的存在。因而，他作画不囿于题材的特异性和构图、色彩及技法的新颖性，而着重追求朴素而根本的令人感动的东西，以及紧紧地把握住对象的生命。所以，他在《心镜》一文中写道：“我们认识风景，是通过个人的眼睛而获得心灵的感知”，“要让心灵深深感应风景”，“没有人的感动为基础，就不可能看到风景的美”。他绘制的优秀作品《山灵》、《树魂》、《青响》等就是他这种风景观的艺术实践。

因此，东山在散文《与风景对话》一文中，就非常强调画家要重视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去感受日本风景所拥有的微妙的神韵，然后才能与风景相呼应，与自然心灵相交融。他还曾说过：

“由于我深深地、深深地将自身沉浸于自然之中，因此能看到自然微妙的心灵，也就是我自己的心灵。”所以，他画海，在观察大海的时候，自己与自然和谐而生出的朴素的净化了的心灵，与海的心灵一起搏动，混成了一片。他画海，就让人感受到海充满了人的气息，是人的心灵的象征。他为纪念我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在唐招提寺所作的隔扇壁画《山云》、《涛声》，就体现了这种“与风景对话”的精神。画家为了完成这幅二十六面的壁画巨作，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踏足从青森县到山口县二千余公里的日本海岸线，以及从信浓、飞驒到北陆内地的高山，让自己的心灵遨游其间，用心灵去感应这个变化万千的海与山的大自然的美的灵魂。画家还历访唐招提寺，冥冥地坐在御影堂宸殿厅，回忆和体味鉴真和尚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直到自己完全透彻地理解了，彼此的灵犀相通了，就自然渐渐地浮现出画的形象来，最后终于完成这别具一格的艺术精品，将东山魁夷的绘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东山画之美，其构成是包含着日本传统美结构的“幽玄”的因素，其审美情趣是追求抽象的玄思，虚、空、否定之肯定。画家经常强调美是存在于“无我”之中，他把万物都看成是“虚妄”的。所以他一旦面对大自然，自己就忘却一切，保持纯粹的自我，甚至舍弃自我。他说过：“如果大自然和自己之间介入了什么东西，不论这种东西有多好，结果似乎都会削弱对大自然的直接把握。”他还说过，天地万物的存在，是同生存在无常中的宿命紧密相联的，所以只有舍弃自我，才能把握真实。缘此，画家观景写生，首先净化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达到无我之境，就可谓“心中万般有”了，这样才能发现自我之外的自然之真实，创造出美来。他画的《月篁》、《月明》描绘月而不画出月本身来，只绘画了对月光的感觉，让人通过月光的美来感受没有描绘

出来的月，并从中感受到月之美的存在与发现的愉悦。这不正是画家纯粹的无我之心与月之心的微妙呼应，交织在一起才能够绘画出来的吗？

《山云》、《涛声》画了云雾缭绕的山，以及波涛汹涌的海，从右至左涌向坚固的岩石，拍打起无数的浪头，然而整幅画面却又深深沉浸在宁静中，表现出它们旺盛的生命力。东山魁夷在散文《山云》、《涛声》总结这一艺术结晶时指出：“山云不是根据云自身的意志而流动。波涛也不是根据波涛自身的意志而发出涛声的。它是通过发自生命根源的引导，根据宇宙根本的东西在活动着，不是吗？”他又说：《山云》、《涛声》是一种纯粹的感动而完成的。纯粹的感动不是靠意志所能获得的，只有目睹大自然的最好状态，才能产生激情，并将激情保持到最后。可以说，这是东山的绘画之所以很有生气、很有精气，洋溢着强烈的生命感之所在。

他的《路》，画的也不是现实风景的路，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生之路。这条路以苍穹为背景，竖躺在矮草丛生的山冈上，笔直而迟缓地向上延伸，刚刚稍向右拐，路便在远处向画面外朦胧地消失，变成一条若有若无的线，仿佛路就存在于“无”——无限的“无”中。可以想象这是路的继续，无限的延伸。画家将复杂的大自然景物归纳得如此简练，除了路、山冈的草丛、苍穹以外，画面上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人们从这无限的“无”之中，对这条路的感觉反而会变得更加强烈，更加充实。这样《路》的画面反而流溢出一种特有的沉静的感情，路与路左右两侧的草丛明显又柔和的接壤处，还充满了细腻的情趣，给人一种独特的艺术美的享受。东山魁夷在《一条路》一文中解释说：“人生的旅途会有许多歧路……与其说是我自己的意志在驱使，莫如说是一种更加巨大的外在力量驱动着我。这种想法至



今未变。但在我心中早已培育了要走这条路的意志，所以才形成这幅作品的吧。可以说，我的心灵一旦平静，我的方向也就相当清楚地固定下来了。这条路，既不是明朗的骄阳普照的路，也不是笼罩着凄惨的暗淡阴翳的路，而是一条在清晨的微明中，平静安详地呼吸着的、坦荡的、自由自在的路。”人们赏画《路》和读他的美文《一条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东山魁夷的人生观和自然观、审美观也跃然其中了吗？

东山的自然观体现在对春、夏、秋、冬季节变化的感受中。他在《大和之美》一文中说明，“自古以来，人们对季节感怀着极大的关心，深切地注视着、观察着大自然的变化。春天萌芽，夏天繁茂，秋天妖娆，冬天清净——我们日本人早就在佛教传来以前，不就已经在观察这种大自然变迁的世故，并且切肤感受到人的生死宿命及其悲喜了吗？”正是这种感情，让东山把握住大自然的生命，直感地捕捉自己内心深层的东西，从而在艺术表现上发出了光辉。东山在《与风景对话》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他要与大自然无间地自觉融合，不仅表面的观察，而且要达到相当深的地步。他在《自然与色彩》一文里，就作了这样形象的讲述：

“冬天到来之前，树林燃烧起全部的生命力，将群山尽染，一片红彤彤”，这是表述树木等待冬天所持的达观的态度，以及树木临近“冬眠”之前所显现的生命之光。东山绘制的一草一木随着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千姿百态，就从《春兆》到《春逝》，从《初夏》到《盛夏》，从《初红叶》到《秋映》，从《冬华》到《冬暖》等画作中，活脱脱地展现在大众面前。

探寻树木的精灵，是东山自然观的一个方面。画家这种对树木的特殊感觉，体现在他的画《树魂》、《树灵》、《树根》、《古树》等上。人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树木有精灵，画家与树木对话，画家的心灵与树木的心灵相通是强烈的，又是深厚



的。尤其是《树根》所展现的弯曲伸展的根的张力，造成一个跃动着强大生命力的万木苍然似的世界，是很有独特性的。正如川端康成在画评中指出的，《树根》“具有一种魔怪般的力量，一种扎根大地、支撑天空的怪异的美，是大自然与人的生命的永恒象征”。

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美术就是色与线的艺术，是由色彩与线条构成画面的。东山魁夷所追求的色和线的美，是传承自古以来日本人的色彩的审美情趣，即色彩的素淡性和线条的单纯性。东山最常使用的传统色，是青色——群青和绿青，晕色——朦胧的群灰色，以及和谐的色。他特别写了一篇题为《蓝色的世界》，专门谈论蓝色、青色在日本人的色彩意识里是混同使用的。东山总括地说：“我就这样悠然地徘徊在‘蓝色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各种色光在变化，除了亮度差、色度差的变化，还因时代、民族、艺术家个性的不同而呈现出斑斓的模样。我感到这真是一个苍茫无垠的世界。”也就是说，在东山的色彩感觉中，青是包含青、绿、蓝的无限色的组合。他画《路》、《山云》、《涛声》、《峡谷》、《月明》、《青响》等作品，大胆而充分地运用了这种色的组合，使这一色调在本来的特性上变得更加微妙、更加雅素和更加生辉，别有一种暖色的柔和氛围，一种宁静的美。他的《路》将路、山冈、草丛、苍穹组合在

绿青、蓝灰、银灰三种色的对比中，路是银灰的，蒙蒙中透露些许淡淡的红，左右的草丛和山冈是绿青，狭窄的天空是灰中带浅蓝，各色的明暗对比又是非常柔和的。画家只有高度地掌握了日本自然色彩的特质，才能在这三色的协调中展现日本风景的美。

《山云》、《涛声》的整个画面统一在浓淡有致的多层的群青和佛绿之中，海与山的色线交融，都失去清晰的轮廓，造成一种若隐若现的朦胧美，而波涛浪头也是在上述的统一色调中。波浪的簇拥、奔腾的生命的律动，仿佛发出一种节奏和音符的变化，让人似听到涛声悠然的音乐美。可以说，东山在这幅巨型壁画上，将其珍爱的群青和佛绿发挥到了极致。《峡谷》也充分使用了群青、佛绿和灰三种色，左右的山全是蒙蒙的灰色，山涧是群青、佛绿浑然，山的色与山涧的色对比，峡谷看似非常之高深，还给人一种强烈的主体感。《月明》没有画月，完全依靠巧妙地调动蓝、佛绿、灰三色的微妙组合，由狭窄的蓝色天空、灰里带蓝并朦胧显出皱襞的群山，以及群山上绿里带灰黑的几排纵横的林木组成画面，山与林木仿佛正在承受着月亮的光。月明是透过无月的画面而感受到的。

从绘制唐招提寺隔扇壁画开始，东山魁夷对以水墨画的形式画中国风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绘制《山云》时，基本上是采用了水墨画的色调。他通过多次访问我国，从我国北方到南方，从东部到西部，观赏到了许多中国的风景，尤其是桂林和黄山这些恍如水墨山水画的美景，更令他感动和喜悦。他写了《中国风景之美》，也画了许多中国美的风景。于是他从青、绿、蓝的色彩世界，转向墨色的世界。东山先生在散文集《中国纪行——水墨画的世界》中直言，“这次旅行结束(指1980年访华)，我总算走到了扬弃色彩的水墨画世界了”。在访问我国期间，东方作画几乎都是运用水墨一色的。特别是他面对漓江的山水、黄山的风

景，深感“如果不用水墨画就无法表现出来”，于是他将黄山三绝：奇峰、奇松、云海，以及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的山山水水，用水墨一色泼洒在他的画纸上，产生了《黄山绝峰》、《迎客松》、《重重白云》以及《桂林山水》、《漓江暮色》等许多中国水墨风景画。他又用青、绿、蓝传统色，以水墨画技法绘出像《漓江月明》、《山灵》、《静映》等优秀之作，同样地展现了中国风景之美。

多年前承蒙东山魁夷先生伉俪的关爱，先后翻译了东山先生散文集《美的情愫》、《与风景对话》、《探索日本之美》和主编了《东山魁夷的世界》（全十四卷），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次乌尔沁策划将《美的情愫》散文集，改编成画文集，他与出版家贺鹏飞、陈绍敏伉俪相商，一拍即合。我与东山寿美夫人电话联系商谈此事时，夫人因身体欠佳正在住院，夫人的侄子斋藤先生接的电话。翌日斋藤先生就传达了东山夫人对此热情支持的喜讯，使得我及时地将这部画文集《美的情愫》，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有关本集文字部分的编目略作了增删，增加了渭渠译的《中国风景之美》、《水墨画的世界》。可以说，这集子收入的，无论是画，还是文，都是东山魁夷先生艺术历程的写照，是东山先生对日本美的体验总结。这些画与文，都凝聚了东山先生的艺术理想、爱好日本美的炽烈感情，以及对日本文化传统的探索精神，从而向读者展示了东山魁夷艺术世界之美，日本艺术和东方艺术世界之美。

唐月梅

写于1993年，修改于2006年

目 录

2 1
导言
(唐月梅)
东山魁夷之美在淡雅与静寂

探索日本的美

- 风景 75
唐招提寺的魅力 50
山云涛声 36
大和之美 23
两个故乡之间 2
1

与风景对话

- 风景打开了眼界 121
一条路 112
东与西 106
东与西曰 98
风景写生展 90
风景 84
与风景对话 83

我的窗

蓝色的世界

南与北

面对风景的思考

画家的话

自然与古典

传统与现代

听泉

听泉

秋天的大和路

京洛四季

中国纪行

中国风景之美

水墨画的世界

附录

我的道路

东山魁夷

东山魁夷、吉村贞司对谈

242 216 215

204 184 182

156 152 148 147

144 142 140 138 131 126 125